四庫全書

子部

格物通卷三十

明 湛若水 撰

齊家格凡七目

謹妃匹 正嫡庶 事親長 養太子

嚴内外 恤孤幼 御臣妾

臣若水通曰齊家何以言格物也程頤曰格者至也物者理也至其理乃格物也至也者知行並進之功也於齊家焉而至之也至其在家之理也故大學齊

家章以僻以好惡言之乃吾心應之之理也是故妃匹也嫡庶也親長也太子也内外也孤幼也臣妾也皆家之事理也人主讀是編焉感通吾心處家之理念念而知於斯存存而行於斯以有諸巳則格物之功庶乎於齊家焉而盡之矣

謹妃匹上

易家人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彖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臣若水通曰程頤云王假有家五君位故以王言假至也極乎有家之道也夫王者之道修身以齊家家正而天下治矣又曰有家之道既至則不憂勞而天下治矣臣謂德足以刑家是至其家之道也夫婦者正始之道也如是則勿恤而吉矣象又釋之五以剛中正而感二以柔中正而應夫義婦聽一心相愛家之所以齊也王季之於大任文王之於大姒武王之於邑姜皆得之矣此其齊家以開有周之治也歟

歸妹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

臣若水通曰夫為陽婦爲陰夫為天婦爲地歸妹則婦從夫陰從陽地承天如是則天尊地卑天地之大義以正矣然而天地不交通則萬物不生育歸妹以陰從陽正家之始也陰陽交感則萬事萬化皆成而家道終矣故為人道之終始也可不慎乎人君之治天下以正家為始正家以求配為始

序卦傳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不久也故受之以恒

臣若水通曰夫婦者原於天道而關於人道其用大矣夫夫婦原於男女之成男女之成由於萬物之生萬物之生由於天地之判是夫婦原於天道之大也夫婦相感而後有生育生之者父所生者子父者君

道子者臣道君臣位則上下分而禮義之道行於上下君臣父子之間大道行而天下治矣是夫婦關於人道之大也若非夫婦則始而天地之道息矣終而人倫之道滅矣夫婦之道其可以不恒久邪古今不易之經也易首咸恒聖人之意深矣哉

書虞書堯典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臣若水通曰此史臣記堯以二女妻舜之事明正始

也女以女與人也時是也刑法也二女堯二女娥皇女英也釐理也降下也嬀水名水北曰汭舜所居地也嬪婦也虞舜氏史臣記堯言其將試舜以二女事之以觀其内蓋夫婦之間隱微之際正始之道所係尤重也史又言堯遂治裝下嫁二女于嬀水之北使為舜婦于虞氏之家也又述堯戒二女之辭曰欽哉昏禮遣女之辭亦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況以天子之女而嫁于匹夫尤易怠忽故堯深戒其敬所以正

其始也夫禮謹大昏大昏者萬世人道之始也其始不正必不能正終矣始終不正則家不齊必不能治國平天下矣後世人君往往以貴勢而忽此禮昏嫁之際至使三綱倒置以為當然欲平治得乎觀於堯舜之事實為萬世綱常之龜鑑也歟

詩周南關雎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臣若水通曰此美后妃之詩文王正始之道也妃配得其賢則男女正而萬化行況人君為天之子后妃

母儀天下可不擇德以相配乎故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蓋言文王之聖而得太姒之賢以德配德健順相承王教自此始矣故曰好逑雖然閨門托始實在人主一念理欲之間人主茍知重人道之始好德而遠色則必擇德以相匹文王太姒是也茍一念不正惟知樂色而忘德則悖理犯義其禍有不可言者然則夫婦者正家之始擇配者正夫婦之始正念者又擇配之始可不慎與

大雅既醉其僕維何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臣若水通曰釐謂治裝而嫁也女士女之賢者所謂淑女是也既醉之詩父兄稱願王者之子孫而曰釐爾女士何哉葢國家之命脉係於子孫子孫之賢否本於所生故人君於配匹之際誠得女士之賢以德配德則和氣攸鍾而聖子賢孫從之而出矣觀周家自太姜以來世有賢妃故世有賢子孫一德相承肇啓八百年有道之長信不偶也後世庸君世主懐耽

淫樂色之心罔知嗣續之重故妃匹之際不擇淑德之女多得陰愎之人如二趙之於漢獨孤之於隋武后之於唐刻削國家元氣子孫陵替國脉不長良可悲矣以此觀之人主於妃匹之際可不知所重與

春秋隱公二年九月紀履綸來逆女桓公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

臣若水通曰履綸紀之臣也翬魯臣也逆迎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逆女必親謹有家之始也故奠鴈

示守也御之以綏示受之也導之以行示陽先陰後之義也二君乃委命於臣不正其始夫婦之道乖矣春秋書之以為後鑒宜哉

桓公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桓公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臣若水通曰逆迎也不親迎而使臣往迎春秋之習則然矣此則為王者畧之然而始迎則書王后正名分也及歸則書季姜正婦道也且知所謂王后者乃

季姜也互相發矣京師四方之極閨門風化之始始正名分繼明婦道而風化之本正矣

襄公十五年劉夏逆王后于齊

臣若水通曰王后天下之母卿逆而公監之禮也單靖非公乎劉夏非士乎臨以公而逆以士得失不相掩矣故胡安國曰不書使者不與天子之使夏也不書靖公見婚姻得禮常事不書也

禮記曲禮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

故日月以告君齊戒以告鬼神為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以厚别也取妻不取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臣若水通曰大昏之禮其至矣乎有問名焉有納幣焉有親迎焉問名而意通納幣而分定親迎而禮成意通而后分定分定而后禮成禮成而后明告于君幽告於鬼神近告於鄉黨僚友所以厚人倫之始至矣故禍莫大於亂類亂類何也同姓者其初本於祖一人之分爾故不取同姓遠别也買妾而卜之則所以遠

別者至矣

曾子問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

臣若水通曰夫婦成則繼體承重之義始于此矣故思嗣親傷而不能樂也廟祭成婦何也事死如事生也皆所以重始也

郊特牲天地合而后萬物興焉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

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幣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壹與之齊終身不改

臣若水通曰腆厚也附遠者附於遠嫌之義也厚別者重其有別之禮也告直信告為婦者以正直誠信之道也信事人信其盡事人之道也信婦德信其有為婦之德也齊謂共牢而食同尊卑也夫大昏其重矣天地交而萬物育夫婦配而男女生男女相生生生無窮故曰萬世之始也夫以夫婦擬諸天地可不

重乎是故附遠厚別誠幣腆辭告直信所以重之也

郊特牲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執贄以相見敬章別也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

臣若水通曰此言親迎執摯之義也先者倡導之也其義一者與天地君臣之義同陽倡隂和之道也執贄敬章別者奠鴈以見不再偶之志敬以明其有別之

義也有别則本一而父子親故禮義行乎其中則萬物萬事各安其所矣其始則自親迎奠鴈之禮也其至矣乎

郊特牲玄冕齊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為社稷主為先祖後而可以不致敬乎

臣若水通曰玄冕以爲服齊戒以爲敬所以事鬼神也而昏禮者將以外主社稷之祭内奉先祖之嗣其於事神明之禮尤重可以不敬乎人君於此誠念夫

社稷祖先之重而不可不重致敬焉如舜之刑法於二女文王之好逑於關雎斯善矣

哀公問孔子曰敬之至矣大昏為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為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

臣若水通曰冕而迎者敬之至也必親迎者親之至也然敬之即所以親之也故曰興敬為親舍敬是遺

親也及夫親迎之後必愛之而後為親如琴瑟友之鐘鼓樂之是也至於相輔以正則所謂敬而正者厥後至江漢汝墳之化而德教加於百姓可以見其為政之本矣後之人君以后宮盛色而廢嫡立庶傷敎敗化亂由此始其視三代端本之治也何如哉

昏義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内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内和而家理

臣若水通曰六宫者大寢一小寢五也家者天下之則家正則天下正矣正妃匹者正家之本也是故内和而家理天下化順也婦道極矣而配諸外治明治平之本于家齊也

孟子曰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無以妾為妻

臣若水通曰夫婦人倫之本閨門風化之原匡衡曰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况乎妃后之所

係為尤重三代廢興未有不由於此者可不謹哉桓公霸者爾於葵丘之會獨申明於五禁之先猶能知本也而况天王之尊乎後世之君率多犯此其亦五霸之罪人矣欲正名分而端本原者盍於此圖之

左傳隱公八年四月甲辰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嬀辛亥以嬀氏歸甲寅入于鄭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為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

臣若水通曰禮娶婦必先告廟而後行重繼嗣也故

楚公子圍告莊共之廟不敢廢焉鄭忽能辭強齊之昏卒不免陷於誣祖之罪昏禮不正忘本不仁何後之有

國語周語周襄王降翟師以伐鄭王德翟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夫婚姻禍福之階也利內則福由之利外則取禍今王外利矣無乃階禍乎

臣若水通曰翟隗姓之國赤翟也階梯也利內親親也利外離親也夫人孰為大禮為大禮孰為大大昏

為大故婚姻之際人道之始聖人慎焉况人君身先兆庶唯民所視而可以不謹乎姜任世為妃嬪非翟之比襄王廼欲舍姜任而右翟女怠棄七德禍階從兹始矣然則妃匹之禮可不慎歟可不慎歟

晉語司空季子曰異姓則異德異德則異類異類雖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同姓則同德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志同志雖遠男女不相及畏黷敬也黷則生怨怨亂毓災災毓滅姓是故取妻避其同姓畏亂災也故異德

合姓同德合義義以道利利以阜姓姓利相更成而不遷乃能攝固保其土房

臣若水通曰季子晉大夫胥臣臼季也近謂有屬名也相及相嫁取也合姓合二姓爲婚姻也攝持也保守也房居也異姓相及同姓不相及所以遠别章敬也否則怨亂毓災其何以保其土居以端風化之本乎人君於此盍亦知所慎焉

格物通卷三十

格物通卷三十一　　　明　湛若水　撰

謹妃四下

漢光武建武二年帝以陰貴人雅性寛仁欲立以為后貴人以郭貴人有子終不肯當六月戊戌立貴人郭氏為皇后十七年郭后寵衰數懐怨懟上怒之冬十月辛巳廢皇后郭氏立貴人陰氏為后

臣若水通曰傳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以

光武之英睿聰明既后郭氏又后陰氏正始之道無足取者然卒能光復舊物益隆炎祚皆才足以倖致之無修身齊家之道故不足化成天下爾人君欲修身正家以平天下者尚戒之哉

漢明帝永平三年春二月甲子立貴人馬氏為皇后皇子炟為太子后援之女也德冠後宫既正位宫闈愈自謙肅好讀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主朝請望見后袍衣踈麤以為綺縠就視乃笑后曰此繒特宜染

色故用之爾羣臣奏事有難平者帝數以試后后輙分解趣理各得其情然未嘗以家私干政事帝由是寵敬始終無衰焉

臣若水通曰明德馬后出於勲賢之家德冠宫闈愈自謙肅顯宗自貴人立之以母儀天下宜也易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顯宗之於馬后其庶幾乎後之人君擇后以色而不以德往往不出於勲賢之族而出於微寒之家及奢侈貪妬而失天下之儀表者亦感

矣哉

漢章帝建初二年十二月帝納竇勲女為貴人有寵三年三月癸巳立貴人竇氏爲皇后

臣若水通曰后以配君德也章帝立竇氏爲后初未聞賢德之稱特以寵愛立爾及寵之過卒使易太子殺貴人必有以致之矣帝稱治從寛厚由是言之寛亦甚矣曾是以為厚乎後之端本善則者宜知所鑒

漢和帝永元十四年鄧禹子訓有女曰綏性孝友好書

傳常晝修婦業暮誦經典家人號曰諸生後選入宮爲貴人恭肅小心動有法度承事陰后接撫同列嘗克己以下之雖宮人隷役皆加恩借每有燕會諸姬競自修飾貴人獨尚質素其衣有與陰后同色者即時解易若並時進見則不敢正坐離立行則僂身自卑帝每有所問嘗逡廵後對不敢先后言陰后短小舉措時失儀左右掩口而笑貴人獨愴然不樂爲之隱諱若巳之失帝知貴人勞心曲體嘆曰修德之勞乃如是乎後陰后寵

衰貴人每當御見輒辭以疾時帝數失皇子貴人憂繼嗣不廣數選進才人以傳帝意陰后見貴人德稱日盛深疾之帝嘗寢病危甚陰后密言我得意不令鄧氏復有遺類貴人聞之流涕即欲飲藥宮人趙玉者固禁止之因詐言上疾已愈乃止明日上果瘳及陰后之廢貴人請救不能得帝欲以貴人爲皇后貴人愈稱疾篤深自閉絕冬十月辛卯詔立貴人鄧氏爲皇后后辭讓不得已然後即位郡國貢獻悉令禁絕歲時但供紙墨而

已帝每欲官爵鄧氏后輒哀請謙讓故兄隲終帝世不過虎賁中郎將

臣若水通曰鄧后盛德嘉言多載史傳人皆知其賢明可以為后妃之法矣然史氏於元興元年書曰太后臨朝延平元年書曰太后猶臨朝且於水旱之災夷盜之害杜根上書還政之怒不一書則其所以為賢明之累者亦多矣君子之論於明德馬后之賢皆以為學問讀書之故鄧后讀書而不免於賢明之累

奚以讀書爲哉吁同一讀書也一則爲兩都賢后之最一則爲平生賢明之累后妃之有志於講學者請觀於二后尤當以心性爲本焉

漢安帝元初二年夏四月丙午立貴人滎陽閻氏爲皇后后性妬忌後宮李氏生皇子保后鴆殺李氏

臣若水通曰人君之治先端其本正其始而已矣閻后之妬忌猶在七去而立之是不能正始端本矣及其鴆殺太子之母而安帝柔闇莫之能究是不能爲

若夫而三綱不立矣嗚呼其本亂而末治者否也哀哉

漢桓帝建和元年八月乙未立皇后梁氏延熹二年六月皇后恃姊兄蔭埶恣極奢靡兼倍前世專寵妬忌六宮莫得進見及太后崩恩寵頓衰后既無嗣每宮人孕育鮮得全者帝雖迫畏梁冀不敢譴怒然進御轉希后益憂恚

臣若水通曰能正始必能正終故古之帝王后妃必

以德所以正始也桓帝之后順烈后女弟所謂以親進而非以德者也何有正始之道太后秉政而梁冀專權后獨得寵后既無子潛懷怨忌宮人孕育鮮全及冀誅而廢爲貴人則亦豈非進之不能正始而不克保厥終乎

晉武帝泰始七年侍中尚書令車騎將軍賈充自文帝時寵任用事帝之爲太子充頗有力故益有寵於帝充巧諂與荀顗荀勗馮紞相爲黨友朝野惡之帝以充都

督秦凉二州諸軍事將之鎮公卿餞於夕陽亭充私問計於荀勗勗曰是行也辭之實難獨有結婚太子可不辭而自留矣勗請言之因謂馮紞曰賈公遠出吾等失埶太子婚尚未定何不勸帝納賈公之女乎紞亦然之初帝將納衛瓘女為太子妃充妻郭槐賂楊后左右使后說帝求納其女帝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氏種賢而多子美而長白賈氏種妬而少子醜而短黑后固以為請顗勗紞皆稱充女絕美且有才德帝

遂從之留充復居舊任

臣若水通曰晉武辨二氏之女明矣而卒不能遂已之志者何哉邪佞蔽之也后賈充之女所謂以邪佞進者也豈復有正始之道乎宋儒真德秀曰妃立而晉室之亂萌邵雍以為禍在夕陽亭之一語而不在石勒長嘯上東門之時然則正始之道豈可忽哉

晉元帝大興元年漢主聰以中常侍王沈養女立后尚書令王鑒中書監崔懿之中書令曹恂諫曰臣聞王者

立后比德乾坤生承宗廟没配后土必擇世德名宗幽閒令淑乃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心孝成帝以趙飛燕爲后使繼嗣絶滅社稷爲墟此前鑒也自麟嘉以來中宮之位不以德舉借使沇之女弟刑餘小醜猶不可以塵汚椒房況其家婢耶六宮妃嬪皆公子公孫柰何一旦以婢主之臣恐非國家之福也

臣若水通曰王鑒等之言得古帝王立后之禮意矣劉聰立婢於中宮忠言罔聽豈天蓋欲彰其穢德也

耶末幾荒耽於色骨立而死以致子孫父妾醜聲四達弒逆内起焚廟斬屍劉氏家門焦類無遺矣吁后妃不正其流禍之大可畏也哉

唐高祖武德九年太宗即位八月丙子立妃長孫氏為皇后后少好讀書造次必循禮法上為秦王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有隙后奉事高祖承順妃嬪彌縫其闕甚有内助及正位中宫務存節儉服御取給而已上深重之嘗與之議賞罰后辭曰牝鷄之晨唯家之索妾婦人

安敢豫聞政事固問之終不對

臣若水通曰臣讀唐史而至長孫皇后未嘗不嘆其賢也在易柔順中正坤道之純也后之德其亦庶幾乎故讀書窮理也循禮修身也奉高祖而順妃嬪孝友也彌縫君之闕失修內助也服御崇儉尚德也問國政不答安婦道也后之德無愧於太宗矣閨門慙德之耻太宗之於后何如耶有天下者而得賢后固為正始尚思無愧媲德於終乎

唐高宗永徽六年九月帝召大臣欲廢皇后立武昭儀李勣稱疾不入褚遂良以死爭帝大怒長孫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韓瑗涕泣極諫又上疏諫來濟上表諫帝皆不納他日李勣獨入見帝問之曰朕欲立武昭儀為后遂良固執以為不可遂良既顧命大臣事當且已乎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帝意遂決

臣若水通曰后配天子之德而表正六宮以承九廟

至重也故必得關雎之賢淑斯為君子之好逑可配

天子而主内化奉宗廟矣彼武氏先世遺麀淫妬惡德顧可亂色敗倫以為已配邪聞遂良諸臣之諫而欲且已蓋其惻隱羞惡之心萌矣因世勣之諛而事遂決非逢君之惡者乎遂良之死諸王之殺九廟之易國祚之移社稷之危實皆世勣為之也高宗妃匹之不正在於一念悔吝之微爾可不戒哉

唐德宗貞元九年十一月納故駙馬都尉郭曖女為廣

陵王淳妃淳太子之長子妃母即昇平公主也

憲宗元和八年冬十月羣臣累表請立德妃郭氏為皇后上以妃門宗彊盛恐正位之後後宫莫得進託以歲時禁忌竟不許

臣若水通曰后妃之謹非特以正始亦所以正終也蓋昇平公主廣陵王之姑也其女於王為外兄弟在禮猶為服屬而納為妃是德宗不能正其始矣為憲宗者宜謂先帝所立則立后在妃無疑也憲宗乃以

宗門彊盛恐後宮不得進而不立其違父命而棄典禮是又不能正其終矣始終不正則家且不能齊何以治天下乎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二月上欲以劉夫人為皇后而有正妃韓夫人在太后素惡劉夫人郭崇韜亦屢諫上以是不果於是所親說崇韜曰公若請立劉夫人為皇后上必喜内有皇后之助則伶宦輩不能為患矣崇韜從之與宰相帥百官共奏劉夫人宜正位中宫癸未立魏

國夫人劉氏為皇后

臣若水通曰人主欲正妃匹者必先正其心而後可也莊宗之欲立劉后邪心也郭崇韜欲為自全之計而請立之亦邪謀也人君一念之邪則臣下必有希其旨以成其邪者矣其能有正乎然則人主之心其可以頃刻而不正哉

後唐潞王清泰二年閩主王昶元妃梁國夫人李氏同平章事敏之女昶嬖李春燕待夫人甚薄葉翹諫曰夫

人先帝之甥聘之以禮柰何以新愛而棄之昶不悦
臣若水通曰夫者妻之表君者臣之表不可不謹也
嬖寵愛而棄元妃昶於是乎不夫矣聞葉翹之諫而
不悦又於是不君矣不夫不君何以齊家而治國乎
班固曰王者之娶必先選於大國之女禮儀備所見多
又曰王者娶及庶人者何開天下之賢亦不遺善也
臣若水通曰后妃配君德母天下必得好逑之賢然
後稱也故先選於大國而後訪及乎庶人惟其賢而

已矣然而先後之間意可見矣夫選於大國非貴貴也以其禮備見廣也選及庶人非淫色也或有出類之賢也後之選后者在大國則取其勢在庶人則取其色及其勢熾色淫而亂亡隨之后妃之於人君豈細故也哉

宋仁宗慶歷八年冬十月以美人張氏為貴妃初衛士之變帝以美人有扈蹕功夏竦建議欲尊之同知諫院王贄因言賊本起皇后閣前請究其事冀動摇中宫陰

為美人地上以問御史何郯郯曰此姦人之謀不可不察上悟事遂寢然美人卒以功進貴妃

臣若水通曰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名分之在閨閫尤所當謹葢閨閫之中恩易掩義私情所昵自有不知越於名分者矣仁宗號為賢君猶有昵愛之私始欲立張美人太后不可又以為貴妃以及廢后之禍皆私昵之情奸臣之惑也御史何郯可謂先見其幾矣而終不能救正以全仁宗之德豈不可惜哉

宋度宗咸淳三年春正月立皇后全氏后會稽人理宗母慈憲夫人姪孫也寶祐中父昭孫没於王事理宗以母故嘗召后入宫問曰爾父没於王事每念之令人可哀后對曰妾父可念淮湖之民尤可念也帝異之語大臣曰全氏女言辭甚令宜配冢嗣以承宗祀遂納為太子妃

臣若水通曰太子者嗣人君以正位於外將為天下之父者也妃者嗣太后以正位於内將爲天下之母

者也太子不可輕立矣妃豈可輕配乎故文王求得后妃以生聖子以開周家八百年之祚非偶然也觀全后對理宗曰妾父可念淮湖之民尤可念則能以天下之安危為已之憂樂非特有令辭且有令德是足以母天下矣以配冢嗣宜也向使宋當全盛之時世有后妃如全氏者為之内助君德修而政治理宋之祚豈至若是哉

宋儒程頤曰哲宗取孟后詔云孟元孫女后孟在女也

而以孟元孫女詔者自古天子不娶小國蓋孟元孫將校曾隨文潞公貝州獲功官至團練使而在是時止是小使臣爾

臣若水通曰妃也者配也以配天子之德也觀孟元孫女之詔則古者天子不娶小國蓋以非其配也程頤之論得矣後世乃有惟色之求而下及微賤豈正始之道哉

程頤曰春秋喪昏無譏蓋日月自見不必譏也唯哀姜

以禫中納幣則重疊譏之曰逆婦

臣若水通曰妃匹之重以其續宗嗣致孝享也禫中納幣得罪於先君矣在律例則離異在春秋則書逆婦其義一也不曰夫人者何以違理而昏不與其夫人也嗚呼嚴哉為人君當知所戒矣

元符末徽宗即位皇太后垂簾聽政有旨復哲宗元祐皇后孟氏位號時有論其不可者曰上於元祐后叔嫂也叔無復嫂之禮程頤謂召伯溫曰元祐后之賢固也

論者之言亦未為無理伯溫曰太后於哲廟母也於元祐后姑也母之命姑之命何為不可非上以叔復嫂也程頤喜曰子之言得之矣

臣若水通曰廢后之事君德之衰也孟后之復揆之於禮當矣伯溫是之不亦宜乎然失之於哲宗得之於太后爾後之為人君者當知所戒不可以輕於廢后而示失德於天下後世也哉

國朝皇祖即位受朝賀畢令左丞相李善長奉冊寶立

妃馬氏為皇后冊曰天眷我明啓運興王出自衡門奄有四海為君為后可不慎歟君以仁政慎於治外撫黎庶而統萬邦后以懿德慎於治內表六宮而母天下長久之道也咨爾馬氏同勤勞於開創之時由家成國內助良多今以金冊金寶立爾為皇后其敬乃職耿光後世於戲慎戒之

臣若水通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也人君能慎於一念之天理則刑于之化以孚而治平之休

必永我皇祖應天順人肇造洪業天生賢后勤勞以
助之塗山太姒之興邦異世而同符矣至冊立之語
乃以為君為后各盡其道諄諄切至尤嚴外治內治之教
端政化之本以行無疆之休是以繼至於今內嚴外
熙久安長治良由家法之正焉爾
洪武四年九月丙辰冊故元太傅中書右丞相河南王
王保保女弟為秦王樉妃時妃有王父喪上命廷臣議之
禮部尚書陶凱奏大功以下雖庶人亦可成婚況王

妃無服上遂令中使及女史往諭妃家行納徵禮冊曰
朕君天下封諸子為王必選名家女為之妃今朕第二
子秦王樉年巳長成選爾王氏昔元太傅中書右丞相
河南王之妹授以金冊為王之妃爾其謹遵婦道以助
我邦家敬哉
臣若水通曰伏觀皇祖冊選王妃於其有王父喪必
議無服而後行況親有喪乎命之以謹又申之以敬
其慎重如此教家之道可謂至矣舊習以革綱常以

正帝王之治以成豈偶然哉聖子神孫可不念乎

國朝仁孝皇后徐氏中山武寧王之長女太宗皇帝后也自幼貞靜純明孝敬仁厚王與夫人言此女天禀非常宜以經史充其知識后於書一覽輙成誦不忘由是博通載籍太祖高皇帝一日召王問曰知卿有賢女朕第四子氣質不凡能以配焉王拜稽首謝洪武九年冊為燕王妃恭勤婦道孝慈高皇后深所愛重嘗曰燕王妃所行足以儀範宮闈又曰此吾孝婦也高皇后崩

哀毁動左右執喪三年蔬食如禮免喪或語及未嘗不流涕云

臣若水通曰禮謹大昏為嗣世深長慮遠矣蓋得其人則有無窮之慶不得其人則有無窮之禍也是故人主以慎擇妃匹為先若我太宗皇帝之於仁孝皇后可謂得人者矣易曰王假有家勿恤吉不其然乎聖子神孫其宜取法於是矣

成穆貴妃孫氏父和卿母晁氏妃稟性賢淑年十八未

聘太祖皇帝聞其有容德詔納宮中言行皆有禮法如古昔賢妃帝即位冊為貴妃位衆妃上小心恭謹於帝有儆戒相成之助佐皇后以理治於內宮壼雖肅

臣若水通曰先王之立妃嬪也將以輔德也故有鷄鳴之女則有無逸之君可不重歟我太祖高皇帝聞成穆貴妃之容德而召納宮中葢已為其有德矣及即位始冊為貴妃其慎重如此宜其佐理內治而宮壼為之雝肅也聖子神孫可不法乎

格物通卷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格物通卷三十二至四

詳校官中書臣涂日煥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卲

謄録監生臣席大賓

欽定四庫全書

格物通卷二十二

明　湛若水　撰

正嫡庶上

易序卦傳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

臣若水通曰器謂鼎也鼎之用亨之以享上帝宗廟社稷大亨以養聖賢鑄之以定九州天下國家之重器也主之者君繼君以主重器者長子也立嫡以長所以重重器也後世之君溺於私愛而嫡庶易位鼎

之安危繫於此矣故繼鼎以震震於乾坤乃長子也

聖人序卦之意微矣哉

詩小雅小弁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臣若水通曰申后幽王正后生宜臼宜臼已立為太子幽王惑於褒姒遂黜申后而廢太子使之怨慕其傅為作此詩以發其憂抑之情言我何以得罪于天而我之罪何在邪求得罪於天之故而無得徒使我心之憂悶將如之何哉幽王亂嫡庶之大分而使天

性之恩怨慕迫切如此若罔聞知此心之天理不復有矣禍亂之作豈不宜哉後之人君溺於衽席之私有廢后易嫡之失者宜鑒幽王之禍云

春秋桓公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

臣若水通曰同莊公名桓之長子也同生何以書明嫡也正國本也書子同生則嫡明而儲嗣之分定將為土地人民社稷之主而國本立矣故書子同生所以明父子嫡庶之定分不書世子未有王命之誓所

以明君臣上下之大義父子親而後君臣定嫡庶之義所係豈小也哉

桓公十一年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

臣若水通曰此三事也而同書者何同譏也祭仲見執而屈於宋故宋得以歸突于鄭突歸而忽出事之相因也祭仲鄭相也宋人執之蓋欲脅之以廢忽而立突爾夫突庶忽嫡大義昭然於天下使仲正色直詞力辨其非以死繼之則宋不得逞卿之職也而不

能焉甘就束縛無可否於廢立之大變則仲亦篡君之賊也故書之所以大仲之罪也突者鄭莊之庶子也藉宋以篡國突不稱公子絕之也不以突繫之鄭者明不當有鄭也書歸者言宋歸之也正逆黨之罪也忽者莊之嫡子書其國氏正也出奔而名之罪不能守社稷也夫傳子以嫡天地之常經也失之於父得之於子失之於君得之於臣可也莊公不能正其始祭仲不能守其終突庶而篡忽嫡而弱至使嫡庶

之名分為之蕩然其咎將安歸哉蓋自莊公克段于鄢既有以開其簒逆之源弧矢既懸又不能早定國本卒致身没未幾庶孽交爭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莊之謂矣

昭公二十二年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二十三年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

臣若水通曰劉蚠單旗王之卿士尹氏亦卿士也皇與狄泉皆地名景王三子猛匄朝胡安國云王猛當

立而未能立故稱大臣以之而不言立敬王當立又能立矣故直稱居于狄泉而不言立子朝庶孽奪正以賤妨貴基亂周室不當立者也故特稱立而目尹氏臣謂公正者人君立皇極正綱常之本也景王寵愛子朝疎薄猛匄其心偏私已甚矣故死未幾嫡庶紛亂綱常不正皇極不立偏之為害也春秋書劉子單子以王猛居皇讖其不能立也書天王居狄泉正名分也書尹氏立王子朝譏助逆也然則有天下者

可不以公正存心早定國本乎

禮記曲禮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

臣若水通曰后一而已下而夫人而世婦而嬪而妻而妾皆三以參之而嫡庶之分嚴矣何以皆奇也以事一人則偶矣古之聖王所以備內政有夙夜之賢無宴安之習也

曲禮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

臣若水通曰支子庶子也不祭者以巳非正體故不

敢也明其宗也祭必告於宗子者支子為大夫而有祭告必告於宗子以主之所以明其宗也故曰家無二主尊無二上苟庶子而祭是二主也祭而不告是二上也其何以別貴賤明嫡庶乎此古人所以立宗法蓋以正嫡庶也後世嫡庶不明而骨肉之間多至於仇怨忿爭者以無宗子之法爾程頤曰宗子無法則朝廷無世臣宗子立而人知重本朝廷之勢自尊矣其闕於天下國家者尤為不小吁是可不加之意

哉

內則適子庶子祇事宗子宗婦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雖衆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子弟猶歸器衣服裘衾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後敢服用其次也若非所獻則不以入於宗子之門不敢以貴富加於父兄宗族若富則具二牲獻其賢者於宗子夫婦皆齊而宗敬焉終事而後敢私祭

臣若水通曰適子適室所生之子宗子弟也宗子者

大宗子也子弟亦謂適子猶若也歸器子弟有功德而蒙上歸遺也獻其上以上等獻於宗子也非所獻非宗子所當用不可獻者也富者貴也賢者善也獻於宗子致祭大宗也夫宗子者承祖之正體也敬宗所以尊祖也孝之至也屏貴勢尚寡約所以敬宗也獻上用次所以尊宗子也非所獻而不入所以尊之也夫婦齊而宗敬齊戒往助祭致敬宗廟也私祭祖禰也先宗祭而後私祭所以敬始祖也推祖禰之意

於始祖也

內則國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太牢宰掌具三日卜士負之吉者宿齊朝服寢門外詩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保受乃負之宰醴負子賜之束帛

臣若水通曰國君之於世子也接見以太牢牲之大也掌禮以太宰官之尊也卜士之吉者齊宿朝服必於寢門外而詩負之詩者承也承負以抱又人之賢也射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者示志也宇宙內事

即已性分內事也保母受而負之宰醴賜以束帛重其事也葢以太子者國天下之本也而可忽哉若周幽王廢嫡立庶卒召驪山之變齊桓公會衆定襄逆善首止之盟嗚呼聖人定王世子之法於三代之前而後世猶有巫蠱之冤庶人之廢可慨矣夫

喪服小記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又曰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

臣若水通曰庶子為適士猶得以祭禰惟不及祖爾

其不為士者雖禰亦不得祭矣所以然者適子本也庶子支也所以明重本也臣嘗因是而考夫宗矣曰別子為祖謂非適子而別與後世為祖也繼別為宗謂繼別子之適子而為百世不遷之大宗也繼禰者為小宗謂別子之子以適自繼而為五世則遷之小宗也夫宗法者為諸侯大夫庶子以下者設也而諸侯之系天子之統君也不必言宗而已為宗矣故宗廟宗人之稱亦可以類見矣

周禮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而以時御敘於王所

臣若水通曰婦德者貞順也婦言者辭令也婦容者婉娩也婦功者絲枲也各帥其屬九九相次進勸王息也御者進御於君所也凡羣妃進御之法卑者先尊者後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十五日而徧皆所以進養君德也而有數焉所以定其嫡庶之

分也聖人之教天下之大防也

左傳桓公十八年周公欲弑莊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黒肩王子克奔燕初子儀有寵於桓王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

臣若水通曰嫡庶正則家理而國本定矣子儀有寵於桓王私也桓王屬諸周公則又私矣為周公者雖微辛伯之諫猶當深明嫡庶之分以止禍亂之源庶

或可及諫既弗聽矣且欲溪焉以逞雖欲不亡不可得已

莊公八年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

臣若水通曰仲年僖公之同母弟則襄公之叔父也生公孫無知則襄公弟也嫡庶之分定矣然而衣服

禮秩僭於嫡猶以私愛致亂襄公雖欲絀而救正之
然不正其本而齊其末禍亂至矣非僖公啓之哉人
君鑒此可不戒乎
莊公二十八年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於齊姜生秦
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
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
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於
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

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埸無主則啓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太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使俱曰狄之廣莫於晉爲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晉侯說之夏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唯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

臣若水通曰君心之蠱非人能蠱之也乃自蠱也木

之蠹非虫能蠹之也乃木自蠹也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太子出之外羣公子皆鄙唯二姬之子在絳則嫡庶不正彝倫攸斁禍亂將作人心天理之明孰不知之者晉獻惑於二五之言而不悟咎將誰執哉然則所謂二五耦者非二五得耦之也晉獻自耦之也

昭公二十六年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太子壬弱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

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瀆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讐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為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

臣若水通曰令尹子常之欲立子西者以其長也以其好善也則非私於子西也顧未明重嫡之義爾而子西乃峻拒之不敢貪天以為功且挈國柄而授之昭王因之改紀其政以復楚業亦賢矣哉可以為世

勸也已

國語周語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王立戲樊仲山父諫曰不可立也不順必犯犯王命必誅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爲順也今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敎逆也若魯從之而諸侯傚之王命將有所壅若不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

臣若水通曰武公獻公之子敖也括武公長子伯御也戲括弟懿公也仲山父王卿士食采於樊王命言

先王立長之命夫嫡庶之分不可毫髮紊者也故王者正宗立嫡所以息爭苟舍長建少是犯王命而紊分矣王欲立戲而樊仲山父之諫九復而不回誠非為宗社計者也家天下者可不慎乎

漢高帝二年秋七月上寵戚姬生趙王如意上以太子仁弱欲廢之而立趙王大臣爭之皆莫能得御史大夫周昌廷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

奉詔上欣然而笑

臣若水通曰傳云溺愛者不明太子國本本動國搖夫人能知之以高帝之智曾不之知乎戚姬之愛溺之也周昌極諫而不能去其心之鴆毒苟非留侯四皓之策則漢之為漢猶秦之二世爾可懼哉

漢武帝征和二年生戾太子甚愛之及長性仁恕溫謹上嫌其才能少不類已皇后太子寵寖衰有不自安之意上覺之謂大將軍青曰漢家庶事草創加以四夷侵陵

中國朕不變更制度後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為此者不得不勞民若後世又如朕所為是襲亡秦之跡也太子敦重好靜必能安天下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賢於太子者乎聞皇后與太子頗有不安之意可以意曉之青頓首謝

臣若水通曰父子之愛天性也於是而不用其情烏乎用其情武帝嫌戾太子才不類已與后寵愛寖衰而不知嫡庶之定分則其欲易之根已萌伏於中矣

及后太子不自安乃爲好言以餂之豈其情乎此讒
譖之謀所以易入而太子危矣
漢光武建武十九年郭后既廢太子彊意不自安郅惲
說太子曰久處疑位上違孝道下近危殆不如辭位以
奉養母氏太子從之數因左右及諸王陳其懇誠願備
藩國上不忍遲回者數歲六月戊申詔曰春秋之義立
子以貴東海王陽皇后之子宜承大統皇太子彊崇執
謙退願備藩國父子之情重久違之其以彊爲東海王

立陽為太子改名莊

臣若水通曰禮嫡子冠乎阼衆子不得與所以辨嫡庶明尊卑定國本也光武不世出之主而乃溺其私愛輕於廢后易嫡曾是以為燕翼貽謀之善乎呂祖謙謂其大體却遺其以此夫袁宏曰東海謙恭明帝友于是亦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者歟

晉元帝建武元年有司請立太子王愛次子宣城公裒欲立之謂王導曰立子當以德導曰世子宣城俱有明

雋之美而世子年長王從之丙辰立世子紹爲王太子
封裒爲瑯邪王奉恭王後
臣若水通曰告君之言當正而婉故君易知而不得
不從晉元欲立宣城公裒者其溺於愛也非淺矣宜
正大義婉而進之也王導之諫槩稱裒之美而於紹
特云年長爾未能白嫡庶之大義使不可易其從之
立紹者幸爾非諫之力也然而明敏有斷克復帝
業紹亦何愧哉

隋文帝仁壽四年嘗謂羣臣曰前世天子溺於嬖幸嫡庶紛爭遂有廢立或至亡國朕旁無姬侍五子同母可謂眞兄弟也豈有此憂邪帝又懲周室諸王微弱故使諸子分據大鎭專制方面權侔帝室

臣若水通曰莫定於名分莫紛爭於僭擬而產之同異不與焉隋高祖懲前世嫡庶紛爭之患謂諸子同產無此憂顧乃使諸子分據大鎭非僭擬而何惟嫡庶之義明則分定分定則不僭雖在異母兄弟猶無

憂也厥後譖毀由姬廢立以意顧以誚前世者為後

世誚悲夫

格物通卷三十三

明　湛若水　撰

正嫡庶下

唐太宗貞觀十六年八月帝曰當今國家何事最急褚遂良曰今四方無虞唯太子諸王宜有定分最急帝曰此言是也時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寵羣臣日有疑議帝聞而惡之謂侍臣曰方今羣臣忠直無踰魏徵我遣傅太子絶天下之疑九月以徵為太子太師時徵有

疾小愈當詣朝表辭帝手詔諭以周幽晉獻廢嫡立庶危國亡家漢高祖幾廢太子賴四皓然後安我今賴公即其義也知公疾病可卧護之徵乃受詔

臣若水通曰與子定於立嫡傳子以嫡天下之達禮也故有君薨而世子未生之禮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者以名分素明而民志定也唐太宗既立承乾為太子當矣猶選魏徵以輔導之定名分塞亂源庶固不敢以僭嫡孽且不得以代宗也承乾失德魏

王有寵正嫌疑之秋宜善處兩全恩義嫡庶之分不
於是而正乎魏徵素負忠直未聞善處之計亦獨何哉
唐太宗貞觀十六年褚遂良上疏以為聖人制禮尊嫡
卑庶世子用物不令與王者共之庶子雖愛不得踰嫡
所以塞嫌疑之漸除禍亂之源也若當親者踈當尊者
卑則佞巧之姦乘機而動矣昔漢竇太后寵梁孝王
卒以憂死宣帝寵淮陽憲王亦幾至於敗今魏王新
出閤宜示以禮則訓以謙儉乃為良器此所謂聖人

之教不肅而成者也上從之

臣若水通曰褚遂良進太子諸王宜有定分之說太宗固是之矣使於此大正嫡庶之分以消太子之疑忌絶魏王之窺覦則禍亂自此息矣柰何溺於私愛不能自克卒之承乾既廢泰亦不立因著定法以為太子失道藩王窺伺者之戒於失之中又有得焉司馬光曰太宗不以天下大器私其所愛以杜禍亂之原可謂能遠謀矣人君正家之道可不謹哉

唐肅宗至徳元載建寧王倓性英果有才畧從上自馬嵬北行兵衆寡弱屢逢冦盜倓自選驍勇居上前後血戰以衛上上或過時未食倓悲泣不自勝軍中皆屬目向之上欲以倓為天下兵馬元帥使統諸將東征李泌曰建寧誠元帥才然廣平兄也若建寧功成豈可使廣平為吳太伯乎上曰廣平冢嗣也何必以元帥為重泌曰廣平未正位東宮今天下艱難衆心所屬在於元帥若建寧大功既成陛下雖欲不以為儲副同立功者其

肯已乎太宗上皇即其事也上乃以廣平王俶為天下兵馬元帥諸將皆以屬焉

臣若水通曰嫡庶之分不可以不正肅宗溺愛建寧王欲以為天下兵馬元帥廢立之幾已萌矣賴李泌一言遂屬廣平王俶嫡庶之倫於是定矣泌之有功於唐其不大矣哉

唐憲宗元和七年秋七月乙亥立遂王宥為太子更名恒恒郭貴妃之子也諸姬子澧王寬長於恒上將立恒

命崔羣為寛草讓表羣曰凡推已之有以與人謂之讓

遂王嫡子也寛何讓焉上乃止

臣若水通曰立子以嫡不以長天之理也憲宗以澧

王寛長於恒而以為讓是名實紊矣天理何在焉是

故為人君者必明於嫡庶之定分不蔽於私意以開

亂階可也

唐宣宗大中十三年六月初帝長子鄆王溫無寵居十

六宅餘子皆居禁中夔王滋第三子也欲以為嗣為其

非次故久不建東宮帝餌醫官李玄伯道士虞紫芝山人王樂藥瘨發於背八月疽甚宰相及朝臣皆不得見帝密以褻王屬樞密使王龜長馬公儒宣徽南院使王居方使立之三人及右軍中尉王茂玄皆帝平日所厚也獨左軍中尉王宗實素不同心三人相與謀出宗實為淮南監軍宗實已受勑於宣化門外將自銀臺門出左軍副使丌元實謂宗實曰聖人不豫踰月中尉止隔門起居今日除改未可辨也何不見聖人而出宗

實感悟復入諸門已踵故事增人守捉矣元實翼導宗實直至寢殿帝已崩東首環泣矣宗實叱龜長等責以矯詔皆捧足乞命乃遣宣徽北院使齊元簡迎鄆王壬辰下詔立鄆王爲皇太子權勾當軍國政事仍更名漼收龜長公儒居方皆殺之癸巳宣遺制以令狐綯攝冢宰

臣若水通曰商周有道之長以太子之名分早定而伊召之付託得人也齊桓定嗣於易牙而國大亂其

勢使之然也唐宣宗於嫡庶之義以溺愛而不早定
矣及顧命託遺之寄不畀之大臣而以委之宦寺為
付託得人乎易牙之事可鑒矣卒之刀鋸相殘廢立
在手數世不已遂以亡唐宣宗安得而逭其責哉後
之為人君者尚深懲於斯云
唐僖宗文德元年三月壬寅帝疾大漸皇弟吉王保長
而賢羣臣屬望十軍觀軍容使楊復恭請立其弟壽
王傑是日下詔立傑為皇太弟監軍國事

臣若水通曰宋臣范祖禹云懿宗之崩中官廢長而立幼僖宗疾革楊復恭亦如之臣謂宦豎之計惟利於立昏與幼而已主昏且幼則天憲在口賞罰在意威權在手可以逞矣然不知煬帝既滅世基亦亡蓋未有不及中其身者也定策國老門生天子則亦何賴之有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四月巳巳即皇帝位尊母晉國太夫人曹氏為皇太后嫡母秦國夫人劉氏為皇太妃

臣若水通曰風化之本始於閨門明嫡庶之分正尊卑之等風化之所由行也莊宗尊其母為皇太后而以嫡母為皇太妃嫡妾之分亂矣何以正天下乎嗚呼嫡妾並后然且不可而况於倒置邪宜帝之不終也

後唐明宗天成三年吳史館修撰張昭遠上言有曰古者人君即位則建太子所以明嫡庶之分塞禍亂之源今卜嗣建儲臣未敢輕議至於恩澤賜與之間昏姻省

侍之際嫡庶長幼宜有所分示以等威絕其僥兾帝賞歎其言而不能用

臣若水通曰嫡庶之分不可不明也所謂明者明之於素辨等威絕嫌疑皆起於恩賜昏姻省侍之小也等威之小不辨禍亂之大所由起也張昭遠之言蓋深有所感而然爾帝歎賞其言而不能用所謂悅而不繹者歟

南唐齊王璟固辭太子九月乙丑唐主許之詔中外致

殘如太子禮

臣若水通曰太子係國家之安危非一身之榮辱而已當立則立謀之固非辭之亦未為是也唐主許之其必意有所在邪璟之辭亦必有以也

後晉高祖天福七年漢高祖寢疾以其子秦王宏度晉王宏熙皆驕恣少子越王宏昌孝謹有智識與右僕射兼西御院使王翻謀出宏度鎮邕州宏熙鎮容州而立宏昌制命將行會崇文使蕭益入問疾以其事

訪之益曰立嫡以長違之必亂乃止

臣若水通曰益所謂立嫡以長違之必亂此萬世之蓍龜也漢主舍嫡立庶之計決矣非蕭益引經據義言之則漢之亂豈不慘哉

後晉齊王天福八年唐宣城王景達剛毅開爽烈祖愛之屢欲以為嗣宋齊丘亟稱其才唐主以齊王璟年長而止璟以是怨齊丘唐主幼子景遏母种氏有寵齊王璟母宋皇后稀得進見唐主如璟宮遇璟親調樂器大

怒誚讓者數日种氏乘間言景遏雖幼而慧可以為嗣唐主怒曰子有過父訓之常事也國家大計女子何得豫知即命嫁之

臣若水通曰唐主沮种氏奪嫡之謀而且嫁之史稱其明斷嗚呼真可謂明斷矣夫以漢高帝之明尚溺於戚姬之愛而欲易太子向非留侯招四皓之功大事去矣孰謂五代之君乃有如烈祖者哉蓋其天資之美所行偶合乎義者若此使得聞聖賢之學其所

立豈止若是而已邪

班固白虎通曰君薨適夫人無子有育遺腹必待其產立之何尊適重正也

臣若水通曰立嫡以長古今不易之道也遺腹尚俟其產而況其已生者乎

宋神宗元豐八年春正月帝疾甚羣臣請立皇太子及請皇后高氏權同聽政許之三月甲午朔立延安郡王傭為皇太子賜名煦先是岐王顥嘉王頵日問起居太

后既垂簾命二王毋輙入且陰勑中人梁惟簡製十歲兒一黃袍懐以來葢密爲踐祚倉卒備也初太子之未立也職方員外郎邢恕與蔡確成謀密語太后之姪高公繪公紀曰上疾不可諱延安幼冲宜早有定論岐嘉皆賢王也公繪驚曰此何言君欲禍吾家邪恕知計不行反宣言太后屬意岐王而與王珪表裏導確約珪入問疾陽鉤致珪語使知開封府蔡京伏劒士於外須珪小持異則執而誅之既而珪言上自有子定議立延安

怨益無所施及太子已立猶與確自謂有定策功傳播其語於朝

臣若水通曰記云凡事預則立況太子天下之本乎不可不預為之所也高太后定志延安預為之倫勑岐嘉二王毋得輙入及延安正位人人自安其為宗社之計大矣若西漢高帝溺於戚姬幾泰乎嫡庶之倫不免為高太后之罪人也若邢恕者又為忠臣之罪人也

宋儒程頤曰古所謂支子不祭者惟使宗子立廟主之而已支子雖不得祭至於齋戒致其誠意則與主祭者不異可與則以身執事不可與則以物助但不別立廟為位行事而已後世如欲立宗子當從此義雖不祭情亦可安若不立宗子徒欲廢祭適足長惰慢之志不若使之祭猶愈於已也

臣若水通曰宗子者祖禰之正體也故祭以宗子主之欲正體之精神感格也然支子齋戒助物以致其

誠意焉則亦如祭也矣

張載理窟曰宗子者為宗主祭祀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非獨宗子為士為庶人亦然

臣若水通曰祭必宗子者尊宗也尊宗所以尊祖也雖大夫之貴不敢干焉其嫡庶之分嚴矣爭奪之禍何由生乎

朱熹曰妻齊體於上妾接承於下而嫡庶之分定者家之齊也

臣若水通曰家道之不正者多起於妻妾之無分也是故嫡庶明則家可齊矣況天子者天下之主正家以正天下者豈不尤當謹乎

潛室陳植曰宗法為諸子之庶子設恐其後流派寖多姓氏紛錯易至殽亂故於源頭有大宗以統之則人同知尊祖分派處有小宗以統之則人各知敬禰且始封之君其適子襲封則庶子為大夫大夫不得以禰諸侯故自别為大夫之祖是謂别子為祖也别子之適子則

為大宗使繼其祖之所自出從此直下適子世為大宗合族同宗之是謂繼別為宗也別子之庶子又不得以禰別子却待其子繼之而自別為禰繼禰者遂為小宗凡小宗之適子服屬未盡常為小宗凡小宗之庶子又別為禰而其適子又各為小宗凡弟同宗之謂繼禰為小宗是也大宗是始祖正派下雖其後支分派別皆同宗此祖則合族皆服齊衰九月初不以親屬近遠論是為百世不遷之宗小宗是禰正派下親盡則絶如繼禰

者親兄弟宗之為之服朞繼祖者則從兄弟宗之為之服大功繼曾祖者再從兄弟宗之為之服小功繼高祖者三從兄弟宗之為之服緦自此以後代常遷一代是為五世則遷之宗宗法之立嫡長之尊有君道焉大宗所以統其宗族凡合族中有大事當禀大宗而後行小宗所以統其兄弟如同禰者有大事則同禰之兄弟當禀繼禰之小宗而後行一族之中大宗只是一人小宗儘多故一人之身從下數至始祖大宗惟一數至高祖

小宗則四此古者宗族人情相親人倫不亂豈非明嫡庶之分有君臣之義由大宗小宗之法而然歟

臣若水通曰宗法不立則不免世遠殽亂之弊故立大宗以統之則人知尊其祖矣立小宗以統之則人知敬其禰矣是故宗法有嫡庶之分焉有君臣之義焉有愛敬之道焉不可不慎也後之君子其毋以宗法為輕哉

元許衡曰有家有國所以立嫡嗣無所爭者出於無為

而分定故也如走兔在野人競逐之積兔在市過而不顧此之謂分定

臣若水通曰兔一也在野則人競逐在市則人不顧何也分之定與否故也同一家國也嫡不立則人起覬覦之心嫡既立則人有安分之意者何也預定與不預定之驗也許衡無為而分定之論不可易矣

格物通卷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格物通卷三十四

明 湛若水 撰

事親長上

易蠱六五幹父之蠱用譽象曰幹父之蠱承以德也

臣若水通曰山下有風回而撓物壞亂有蠱壞之義然五以尊為蠱之主而以柔中與九二剛中之臣應能治蠱者故為幹前人之蠱蠱者前人之墜緒待其後而振者也六五之君當蠱之時也脩廢舉墜而一

新之其蓋父之愆善繼而成令名者也彖又釋其義云非五之自能如此也虛心應九二之賢承之以剛中之德輔相之功也如成王太甲皆用賢而致譽者也故天下之才孰非人君之才不用人而自用則蠱日深矣六五其明於用人而孝於事親者歟

家人彖傳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臣若水通曰凡人之心必有所主而嚴憚乃能自治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家者一家之主也父母

以主乎一家有君道焉家人之所取則焉者也嚴而敬之則倫理正恩義篤而家道理矣不然情勝禮恩勝義而家道亂矣善事其親者事之如事君則父母之命行而一家無不率者矣家其有不齊耶

書虞書堯典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

臣若水通曰此四岳稱舜之孝友以告帝堯也瞽者無目之名舜父號瞽瞍母舜後母也頑者心不則德

義之經嚚者口不道忠信之言象舜後母弟也傲驕慢也諧和也烝進也乂治也格至也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者言舜遭父母兄弟之變而能和順之以孝道使之進進以善自治而不至於為大姦惡也所謂允若底豫是已觀此可見天下無不可事之親顧吾所以事之者未若舜爾臣愚竊以為大舜之心當時惟自見其實有未盡分處爾非心知其親之不是而姑若是順從也昔羅從彦語云舜只為天下無不

是底父母陳瓘聞而善之曰惟如此而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彼臣弒其君子弒其父者嘗始於見其有不是處爾此言足以深明舜之心事後之欲盡孝弟之道以法堯舜者當熟玩之

商書伊訓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家邦終於四海

臣若水通曰此太甲新嗣位伊尹告之之言也立植也立愛於天下使天下之人各愛其親者必自吾之親始立敬於天下使天下之人各敬其長者必自吾

之長始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長吾長以及人之長也始于家達于國終而措之天下矣夫家邦四海之人可謂衆矣其於人君勢若相懸矣然感之而無不應者何也以其心同也孝弟人之真心所不慮而知所不學而能所謂良知良能者也是心也放之四海而準故君人者可不盡之於心行之於家而達之於國於天下乎

周書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

臣若水通曰此書君陳篇成王命君陳之言也君陳臣名令善也善事親曰孝善事上曰恭成王言君陳有令善之德事親孝事上恭又言惟其孝友於家是以能施政於邦也臣謂政也者正也故能孝則可以正一國之孝矣能恭則可以正一國之恭矣成王即其孝友於家而知其必能施政於邦者家國無二理齊治無二機也孔子曰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且管蔡之監殷也惟其不孝不友故至為逆亂不順之事

今君陳孝友如此其能代周公化訓殷民格其舊染之俗而一新之必矣此東郊之命成王所以拳拳以屬於孝弟之君陳也漢之賢主詔求孝弟力田之人蓋猶有古人之遺意也後之人君用人化俗必求如君陳孝弟之人而使之毋汲汲於利口嗇夫也乎
詩小雅小宛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臣若水通曰題視也脊令鳥名飛鳴相顧以比兄弟

也邁征皆往也而汝也此大夫遭亂而兄弟相戒之詩也言我視彼脊令之鳥且飛且鳴而相顧矣今我日斯邁而汝亦月斯征矣當夙興夜寐不遑暇逸以求無忝父母所生之性勿自取於禍可也為此詩者其知事親之道乎曰日斯邁月斯征夙興夜寐而無忝者則其愛親之誠雖以終身可矣蓋慮日月之征邁而夙夜之興寐者惟求無忝所生爾父母之於子一氣而已氣一則理一是理也即天之命也人之性

也純粹至善天地萬物一體而無間者也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乃為克肖克肖乃為無忝故宇宙性分苟有一之未盡則吾心不能無愧於父母之所生者是得為全歸乎故必日斯邁日而乾乾月斯征月而乾乾夙興夜寐夙夜乾乾自強不息及天游行自一念以至於萬事以至於萬物以至於天地無一而不求盡吾此心此理以復吾父母所生之性則無愧於天下無忝於父母矣雖然大君猶父母宗子民

肥物與其責又有大焉者故或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一民之未安一物之失所天高地下一行不得其序皆其性分之有闕有忝於父母宗子矣可不念哉

大雅行葦曾孫維主酒醴維醹酌以大斗以祈黃耇黃耇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臣若水通曰曾孫主祭者之稱主謂主祭也醹厚也大斗勺五升徑六寸柄長三尺蓋用挹酒以注於尊黃耇老也背有鮐文行葦所以燕父兄也觀其既燕

以燕之射以樂之末復祝頌之曰主祭之曾孫燕飲之酒厚矣以大斗酌此酒祈其壽考又引導翼輔之享壽考而維祺吉以介景福也蓋不徒愛敬之而已必欲其相與引導輔翼以進修於德業德業脩則所以享壽年而大祺福者無窮而愛敬之者亦無窮矣故行葦者其得親親之道乎至於後世此義不明故漢之文帝亦可謂能篤於親親者矣然恩有餘而義不足縱之過而防或疎卒之淮南諸王不能保全葢

不知此詩之義爾故有國家者能篤親親之恩必求保終之道德業相勸是乃保終之道也

春秋桓公九年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臣若水通曰曹伯身當疾革而遣儲副以聘魯曹宣固不父矣使射姑能子將必裁之以義也顧乃供事魯庭舍藥膳而不視焉雖有當享之嘆果何及耶阿意曲從庸得為孝乎

僖公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臣若水通曰太廟者魯周公廟也成風僖公之母也周公臣爾禘以天子之禮可乎成風妾爾尊為夫人可乎使周公成風而有知焉吾知其不享矣是知生事葬祭一當以禮不以非所得而加之乃為孝也

禮記曲禮凡為人子之禮冬温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在醜夷不爭

臣若水通曰温以禦寒凊以致凉定其衽席省其安否所以安親也醜類也夷等也不爭思辱親也可謂

孝矣

曲禮夫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恒言不稱老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

臣若水通曰告謂告親以所往也反者還也面者見親也有常有定處也異席者席容四人若五人則長必别一席也夫人子之事親出入告面敬之至矣遊必有常謹之至矣習有恒業孝之至矣立身行道顯

其親矣言不稱老尊親之至矣其父事兄事肩隨者
盈天地之間民胞物與均之有父子之義也均之有
兄弟之義也故其少長之序天理然爾異席所以長
長也

曲禮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遭先生於道趨而進
正立拱手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從長
者而上丘陵則必鄉長者所視
臣若水通曰先生者有齒德可師者也步趨應接主

乎所尊也進退語默視乎所尊也所以致尊敬之道也向長者所視所以候長者也

檀弓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致喪三年

臣若水通曰有隱者子為父隱也無犯者不可犯親也無方者無一定之方順親之情不泥於一也致者極其哀毀之節也

内則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進退周旋慎

齊升降出入揖遊不敢噦噫嚏咳欠伸跛倚睇視不敢唾洟寒不敢襲癢不敢搔不有敬事不敢袒裼不涉不撅褻衣衾不見裏父母唾洟不見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和灰請澣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五日則燂湯請浴三日具沐其間面垢燂潘請靧足垢燂湯請洗少事長賤事貴共帥時

臣若水通曰應之辭唯為恭旋轉而周也齊心之齊也噦嘔逆聲噫噫氣也鼻有聲曰嚏咳嗽聲也欠氣之

之也伸體之疲也跛偏任也倚身倚物也睇視傾視也洟自鼻出者襲重衣也袒裼露臂不敬事也擷攝也不因涉水則不攝裳也不見裏為其可穢也孝子愛敬存於中發於氣形於動靜見於其衣服孝敬之至也不見謂即刷除之也漱澣皆洗也紉箴以線貫箴也燂温也浴洗身也沐洗髪也其閒三日五日之間也潘淅米汁也靧洗面也帥循也時此禮也潔親之體以及其親於體者所以保養神氣愛之至也

內則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

臣若水通曰樂其心諭於道養其心也不違其志養其志也樂耳目安寢處飲食忠養養其體也愛敬之至矣然此不過終父母之身爾愛親之所愛敬親之所敬終已之身焉可也終親之身有窮也終已之

身無窮也是之謂能繼其孝矣

內則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臣若水通曰孝經云父有爭子則親不陷於不義人子之諫親也必孝敬以為之本矣和諫而不入惟起孝敬焉曰我孝敬之未至也孰諫而不悅亦起孝敬焉曰我孝敬之未至也是故孝敬者諫父母之道也

為人子者可不務乎

祭義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成人之道也

臣若水通曰孝子之愛根乎天性所謂深也然而誠矣誠則著著則形由氣而色由色而容皆愛之著焉誠之不可揜也由是則如執玉如奉盈不敢肆也洞

洞然直而通也屬屬然貫而續也如弗勝如將失之不敢少忽也敬之至也愛所生也愛以生敬敬以成愛愛而弗敬其失也以恩掩義敬而不愛其失也嚴威儼恪故愛敬兼致而後孝道可盡也何以為成人之道也夫孝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老萊子孝奉二親斑衣戲綵於膝下失跌為嬰兒之啼以娛其親忘乎其為成人之老也此其所以為至孝乎

祭義曾子曰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

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

臣若水通曰用力者能養能養庶人之孝也用勞者能弗辱能弗辱諸侯卿大夫士之孝也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天子之孝也而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焉故曰不匱是之謂大孝伏惟聖明推純孝

之心以及天下則光于四海通于神明天下幸甚

祭義孔子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

臣若水通曰身者父母之所遺而萬物皆備可謂全矣唯聖人為能踐形以全其歸是故孝子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則游荒之欲不滋于左右矣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則背謬之語不下于朝廷矣天理流行德教洋溢而天地付與萬物皆備之全體始無忝也

於此觀之則知事親事天之道豈外乎吾心而求之哉

論語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臣若水通曰此聖人告懿子之問孝葢因三家之僭禮而發然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上下皆通也禮者朱熹曰天理之節文臣謂天理則自有條理便是節文

便是中正處不可過不可不及也人之所以事親者不合於天理中正即不以君子之道待其親雖欲尊親實非所以尊親不惟失所以尊親亦不可以為子矣故聖人必合生事葬祭始終而言之以見不容一毫之或苟也故胡氏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得為而不為與不得為而為之均於不孝所謂以禮者為其所得為者而已然則事親可不講求於天理之正乎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舜為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臣若水通曰孔門之論孝多矣孟子此章又發出得親順親一節如此夫父子之愛天性也乃人之真心即所謂天理也蓋天下悅而歸己是亦可以樂矣舜則視之如草芥之輕所重者在父母舜以為若不得

父母之歡心則不可為人不諭父母於道則不可以為子舜父頑母嚚嘗欲害舜然舜惟積誠引咎盡其道以事之至於親亦底豫焉感發其真心蓋有以得其歡而順於道而舜為人子之心始可解矣卒之天下之為父子者皆感發興起其同然之心化於慈孝而止其所而無不各有定天下之人之孝皆舜之孝也此舜之孝所以為大足以法天下而傳後世也歟

昔羅從彦語此云只為天下無不是底父母陳瓘聞

而善之曰惟如此而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嘗始於見其有不是處爾然則後之事親者其必以舜爲法乎

孝經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毁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臣若水通曰身體髮膚親之遺體也不敬其身則毁傷毁傷則是傷其親也豈得爲孝故少而敬謹守身

不敢毀傷孝由此始也及壯而出仕以事君則推父母之所生者以盡忠爾故曰事君不忠非孝也故爲孝之中及其由少而壯而老體道於身而身立則體父母所生而全歸名於天下傳於後世是即父母所生之道傳名於後世而孝道畢矣

左傳隱公元年鄭伯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爲潁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

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緊我
獨無頴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
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
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
也洩洩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頴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
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臣若水通曰父子之愛天性根於心而不可解者也
莊公以叔段之故遂寘其母私欲蔽之也既而悔焉

天理之不容泯滅也考叔因其善端而開發之葢亦因其所固有者而擴充之爾非莊公所本無而考叔能錫與而外益之也雖然考叔純孝人也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然則人君欲孝其親者可不講學以擴充之乎故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此又孝之大者

昭公十九年夏許悼公瘧五月戊辰飲太子止之藥卒太子奔晉書曰弑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

臣若水通曰禮父母疾飲藥子先嘗之季康子饋藥孔子受之而不敢嘗謹疾故也父母惟其疾之憂况人子養親之疾乎原止之進藥也未必有弒親之心其卒也以飲止之藥止弒之也既曰無之哀慟以自絶可也奔晉何為故人子之事親飲食起居無一而不致其敬謹焉爾否則止之罪有所必至何以逃於天地之間乎

定公五年葉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於呉不待而歸

棄公終不正視

臣若水通曰棄公之於后臧同母兄弟也母同則恩同者也吳入楚獲母而去獨后臧為可從哉比其反也棄母不顧后臧固不孝矣棄公不義其弟弟獨無辭乎

國語魯語夏父弗忌為宗烝將躋僖公宗有司曰非昭穆也曰我為宗伯明者為昭其次為穆何常之有有司曰夫宗廟之有昭穆也以次世之長幼而等胄之親疎也

夫祀昭孝也各致齊敬於其皇祖昭孝之至也

臣若水通曰弗忌魯大夫夏父展之後宗伯掌國祭祀之禮烝祭也僖閔之兄繼閔而立躋僖公逆祀也宗有司者宗人官之有司也父為昭子為穆僖為閔臣臣子一例而升閔上故曰非昭穆也明言僖有明德也長幼先後也等齊也皇大也夫逆祀非禮也非禮之祀神必不享夫神不享猶不祀也可以為孝乎夏父弗忌為宗烝將躋僖公其亦不知孝子享親

之道矣展禽謂後必有殃誠不可違主祀昭孝者可

不念哉

格物通卷三十四